

梅 貽 琦 的 幽 默

鄭文海遺著
趙廣颺校訂

榆關事變因應之道

清華大學梅校長貽琦善幽默，常會說得聞者大笑而自己還保持最嚴肅的態度。但梅校長留在數千弟子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，還是他的仁慈。他愛學生如子女，凡力之所及，從沒有稍為遲疑而不伸援手的。作者深受師恩，對於他的仁德，殊不能表達於萬一，祇記榆關事變後他向全體同學的講話，以見梅校長愛護學生之深。

日軍斗然進據榆關之後，平津人心惶惶，北平市秦德純代市長約見各大學校長，要求學校照常上課，以安人心。梅校長詳加考慮之後，向全體學生講話。他說：「有人謂清華業已提早放假，我不欲辯白，因為天下事總是愈描愈黑。所謂放假之事，可以這末說，亦不能這末說。可以這末說，因為學校沒有禁止學生請假返里；不能這末說，因為學校照常上課，弦歌不輟。」梅校長的講話，多數是上述作風，所以劉崇鉉先生說許多調皮的學生以「大概也許差不多」形容梅校長的講話。但梅校長的大概也許差不多決非圓滑之辭，而是恰到好處地能把一時的複雜心理充分表達出來的語句。

梅校長於知道榆關事變之後，一直為學生的安危着急，政府却要他發表安人心的談話。他在無法確定留校極為安全之前，不能不負責的勸大

家鎮定，當然，他也沒有理田提前放假。這是他所以有上述演辭的原因。現在事隔數十年，回想梅校長當時的處境，依舊覺得這幾句話是最為適當的。他說明了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的途徑，也說明了他處理這個問題的立場。

梅校長辦學，有其確定而一貫的宗旨，不是一般祇想在統計數字上表現成績的人所能望其項背的。有人說清華是教授治校，梅校長高拱無為，凡知道清華傳統及梅校長為人者，都不會相信那種話的。梅校長從沒有放棄過自己的責任。猶憶他籌備清華在臺復校時，到過木柵，到過南港、高雄、臺中、彰化、臺南，又去新竹七八次，誠可謂僕僕風塵，經詳細考慮後，始選定新竹現址。抗戰期間為西南聯大選校址，走的地方更多，淪西，貴州，都有他的足跡。他常說教育是百年大計，什麼事都不能輕易作決定。抱這樣態度的人，自然不會高拱無為。

聽人意見再做決定

清華的評議會，在學校行政上固然是重要的一環，甚至學校比較大的支出，也須評議會選出的會計加蓋印章始為有效。但他祇佐助校長詳為稽核而已，並不妨害校長的決策權。梅校長在評議會中，猶英國首相在內閣會議中一樣，總是靜聽他人的意見，而後再作決定，他認為祇有這樣

才能集思廣義。他不先表示意見，他人自無從附和的意見，更不必怕與校長的意見有什麼衝突，所以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看法據理力爭。這樣的爭論，自然都是對事而發。梅校長兼聽衆論之後，很容易作一適當的抉擇。當各人的意見沒有什麼出入時，他的結論祇是歸納大家的意見。當各人的意見距離很大時，他的結論可能表示他自己的看法。無論在那種情形中，梅校長的結論多數是為與會人士所樂於接受的。

梅校長以後主持任何會議，都是採取上述方式。我們相信，懂得英國內閣制的人，決不會說英國首相高拱無為的。

梅校長在會議中不肯多講話，在其他場合也是一樣，這就因為他不願意做「愈描愈黑」的工作。他亦許過於遵守為政不在多言的原則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腳踏實地而做出的成績。梅校長是善於說話的人，但他的話祇是談言微中而已，決不長篇大論的這樣那樣。他認為辯白是無用的，因為那祇是愈描愈黑；宣傳則不必，因為那於事無益。所以他寧可不說，而惟事功之是求。這是事業家的精神，也是大教育家的精神。

(摘自清華校友通訊)

趙廣颺教授的「梅貽琦傳稿(十)」因排校不及，延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